

閉幕致辭

卓新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

經過一天半的發言和交流，我們的學術會議已接近尾聲。這次研討會不僅有中國香港、內地的學者，而且還有來自歐美等地的國際友人參加。會議首先對潮汕地區乃至整個中國、東方基督教發展的歷史背景和社會文化氛圍進行了分析，這使我們看到近代世界中基督教傳播的整體態勢及其對中國的特別興趣。中國社會有著悠久、燦爛的文明傳統，基督教入華傳教勢必有著文化相遇及隨之可能的文化碰撞或文化交流之複雜過程。對此，與會學者已有了深刻的剖析和具體的探究。在對區域性基督教在華傳教史的研究中，學者們關注到其傳教意向、心境和姿態的一種微妙轉變，即從起初強烈的單向式宣教努力逐漸轉變為雙向式的基督教在華本土化、本地化、本色化的考量和謹慎實踐。而這種「中國化」則正是基督教在華真正得以立足和紮根的關鍵一步。所以說，這種深入、生動的歷史回顧，對我們今天如何正確處理基督教與中國社會的關係問題仍然有著重要啟迪和意味深長的提示。

這次會議的一個特點就是突出歷史研究，以史論說、以史為鑒、以史明今！因此，會議第二、第三階段的發言乃側重於歷史，深入到對事件、傳教士個人、地方教會發展及其傳播特色的具體、細節研究。這種歷史「還原」給人一種臨界感、生動感，使人們意識到歷史發展中細節的

重要甚至決定作用。在這種研討中，發言者和回應者還特別注意到地方教會自身的記載、回顧，以及地方教會在其發展中對血緣、宗族關係的處理和對地方話語、方言的採用、注重。此外，這一階段雖以微觀研究為主，卻仍沒有忘記必要的宏觀把握，如對基督教與社會結構、經濟發展的關係之探，對基督教與現代理念的交融和其本色神學的構建之觀察等；此外，對潮汕基督教研究現狀的綜述和評論就給我們帶來了很大的想像空間和很多意猶未盡的思考。

會議的第四、第五階段則回到我們本次研討會的核心主題和重點，即對潮汕教會與社會關係深入、系統和全面研究，包括對在香港的潮人教會和潮語教會的研究，以及對這種方言教會在異國他鄉所起到的基於共同信仰的「同鄉會」功能和作用。由此，在歷史學研究方法的基礎上也有社會學、人類學、文化學和政治學的考量，以及口述方法的運用。這一研究注意到潮汕教會的內涵式和外延式發展。從其內涵式發展來看，研討者論及潮人或潮語教會的形成及發展，基督徒商人在教會建設中的作用，以及教會自立自辦的進路；從其外延式發展而論，研討者則擴展到對教會醫療慈善活動、社會工作的論述，對當地教會面向社會開放自我、興辦教育、婦女傳道、創立女校、服務民眾、改良社會等努力亦有詳

實的分析。這樣，會議就為我們勾勒了一幅鮮活的地區教會圖景：即教會生存、而且活躍在潮汕社會之中，受到當時社會發展、時代大潮起伏波動的影響，並在這種歷史畫卷中展示教會自身的鮮豔色彩；於是，我們在這幅社會畫卷中也看到了複雜多變的政教關係、社教關聯，以及教會服務社會、建設社會、積極與社會相適應、相協調的生動景觀，教會形象從而鮮明起來，準確、逼真地映入我們研究者、觀察者的眼簾。儘管基督教在華傳播歷史非常複雜、對其歷史功過眾說紛紜、臧否不一，使人們有太多的模糊、過度的猜測，甚至不必要的防範；今天的研究則應該重新梳理我們的思路，回首洞觀這段歷史，而這種史料、檔案發掘加田野式、還原式、訪談式的調查考證、客觀研究及其準確分析則會有助於我們認清歷史、並走出歷史。為此，我們應該在這些歷史細節的研究中也有一些歷史哲學、文化精神的深層次思考，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找出當代發展的正確路徑和前瞻、預見未來走向的敏銳視覺；與此同時，我們也應適當地走出基督教會本身來看潮汕社會中其他宗教的生存、發展，以及它們與當地基督教的關係、對話或曾出現的問題。這樣，則可能更有利於我們少走彎路、避免徘徊，更快地奔向並共創基督教與中國社會和諧共融的美好未來和光明前景。

謝謝大家！



梁元生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院長、歷史系講座教授

今天希望分享對是次會議的兩個看法，一個是方法上的，一個是取向上的。

天道載行，有的時候是承風，有的時候是載行。承風的，要賴價值觀點的影響，較難捉摸，這就是神學教義的範籌。在基督教教義方面，我們要看潮汕地區並沒有碰到其核心的意義和價值。例如：基督教神學與大男人主義的關係。反倒是基督教在潮汕傳播的載體比較多，無論是人物、家庭、教堂、醫院、學校，甚至是一本書、一篇論文或翻譯文章。當它要發展成為與地方社會交接的東西時，這就成為了地方性的基督教。它的沿流與西方基督教的關係，我們暫時不在此探究。但在基督教在潮汕的載體方面，才是是次會議的重點所在。但我們相信這兩途並行是必須的。

另一方面是兩個方法，其一是檔案、田野研究，正如是次會議上所用的。如果能夠把海外的資料翻譯，將呈現出更豐富的畫面。其二是訪談考察研究，這也是新興流行的研究方法。當然我們並不完全根據所說的，也從當時的遺跡、遺物處尋找證據。另外是區域史研究，2005年在成都就已經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過去幾年在西北

和西南都受到特別重視，特別是雲南、貴州、四川，也有西安、河南等地。然而，在區域史研究裡，我們都不能完全脫離全國性的網絡。在地方與全國性兩方面的發展，甚至國際性的發展，我們都希望可以並存並得到關注。

是次會議也有兩個突破，第一是基督教在潮汕地區的傳播重新開展，加上潮洲人跟香港的緊密關係，這曾經是比較陌生的一塊，現在就得到突破。第二是潮學的突破，本人跟潮學甚有淵緣，首屆潮學會議本人有幸到潮洲參與，甚至第三屆本人也有幸再參與籌備，第五屆在澳門本人也獲邀致開幕辭，甚至有人誤會我是研究潮學的。潮學發展至今將近二十年，在社會地區性的研究都有。是次會議後，基督教成為潮學研究必備的重要分支，也豐富了潮學研究的內涵，更為潮學研究、基督教地方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新意念。

在我們研究的新意念裡，可能有許多都是被動的，不管是西方基督教或是地區基督教史、文化研究等，都可以用來借鏡。被動不完全負面的，本人期望倘若大家能集中力量在同一塊努力，必能為其他的領域帶來新衝擊。■